

第 一 章
诗 话 与 人 生

诗 的 伟 大

“诗三百”是指中国文学中的《诗经》是孔子当时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单位的劳人思妇的作品。所谓劳人就是成年不在家，为社会、国家在外奔波，一生劳劳碌碌的人。男女恋爱中思想感情无法表达、蕴藏在心中的妇女就是思妇。劳人思妇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国家、各时代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有时候是不可对人讲，而用文字记录下来，后来又慢慢地流传开了。孔子把许多资料收集起来，因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从中知道社会的趋势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人们要发牢骚？其所由来者渐矣！总有个原因的。这个原因要找也不简单，所以孔子把诗集中起来，其中有的可以流传，有的不能流传必须删掉所以叫做删诗书定礼乐。他把中国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个编辑的工作。对于诗的部分上下几百年地区包括那么广，他集中了以后，删除了一部分，精选编出来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诗经》。

读《诗经》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现在青年的口语来讲，“追！追女人的诗。或者说，孔子为什么这样无聊，把台北市西门町追女人那样的诗都拿出来就像现在流行的恋爱歌“给我一杯爱的咖啡”什么的。

这“一杯咖啡”实在不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得曲折、含蓄。由此我们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迂夫子。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饭，一定要男女追求，不过不能乱，要有限度，要有礼制。所以他认为正规的男女之爱，并不妨害风化。那么他把文王——周朝所领导的帝王国度中，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为什么呢？人生：饮食男女。形而下的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人一生来就是要吃，长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这个以外，几乎没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学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

《诗经》归纳起来，有两种分类——“风、雅、颂”、“赋、比、兴”。什么叫“风”？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说法国的文学是法国的文风，法国文风代表法国人的思想、情感，所以《诗经》有《郑风》、《鲁风》、《齐风》等等。“雅”以现代用词来讲，是合于音乐、文学的标准，文学化的、艺术化的，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文学化、艺术化。“颂”就是社会、政府公事化的文学。

作品另三种形态，一种是“赋”，就是直接的述说。其次是“比”，如看见下大雪，想起北国的家乡来，像李太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因这个感触联想到那个，就叫“比”。“兴”是情绪，高兴的事自己自由发挥；悲哀的事也自由发挥；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过零丁洋七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零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就是“兴”。他在挽救自己的国家、挽救那个时代而遭遇敌人痛苦打击的时候，无限的情感，无限的感慨。这也就是真的牢骚、心

里郁闷的发泄 就是“兴”。

孔子说，我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话；“思无邪”——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爱。如果作学问的人，男女之爱都不能要，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我所接触的，社会上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样都有，常常听他们诉说内心的痛苦。我跟他讲，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问题，硬用思想把它切断，是不可能的。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的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为了“思无邪”。

第一，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

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汇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第二，牵涉到人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

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过去中国人作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譬如唐初有首诗 题名《春江花月夜》 其中有两句说：“江上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一看 哲学多得很 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 不是哲学问题吗 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 中国历史学家 都是大文学家 都是哲学家 所以司马迁著的《史记》里面的八书等等 到处是哲学 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 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 他尽管不读书 却喜欢作对联。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 很切身份。唐太

宗诗好 大臣都是大文学家 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徵 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的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 不到那个位置 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说 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 要具备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其中国人，拼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但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是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

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
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追 的 哲 学

《诗经》的第一篇就是讲男女相爱。讲到《诗经》的男女相爱，有一句话要注意的。孔子在《礼记》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偏偏谈到最起码的、很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一般人引用的“食色性也”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两人的话相近，但观念完全不同。男女饮食不是“性”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是人后天的基本欲望。一个人需要吃饭，自婴儿生下来开始要吃奶，长大了就需要两性的关系，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动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类文化就从这里出发。

说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影响这个时代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影响了这个时代，另一个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认为人类一切心理活动，都由男女性欲的冲动而来，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化影响也很大。弗洛伊德原来是个医生，后来成为一个大心理学家。比如西方的存在主义，也是几个医生闹出来的，有人依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点来看历史文化，这个性不是我们所说人类本性的性，是男女性行为的性，认为历史上的英雄创业就是一种性冲动，乃至说

希特勒是性变态心理。我们现代思想界受这说法影响的也很多，乃至把旧的历史写成的小说，多半都加上这种观念。甚至许多戏剧、电影故事 总要插上一些性——医学上的性；而文学上改用一个好听的名词——爱，等于一个人穿上外衣、结上领带，好看一点，也礼貌一点而已。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我们懂不懂这方面的道理呢？《诗经》第一篇选了《关雎》根据“饮食男女”的基本要求，指出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所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有社会一切的发展 都由性的问题开始。

曾有一位学者对我说，他有一个新发现——“性非罪”论要提出讨论。他所指的这个“性”是狭义的，指男女性行为的性而言。我没有立即答复这个问题，他把文章留下来，后来函电催问，我始终觉得很难直接答复，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谈了一下，但还是避开他那个观点。我认为这是人生哲学上最高的问题。究竟这是本能的冲动吗？这个本能又是什么？不过我告诉他，世界上的宗教家 都认为性是罪恶的。中国文化中 过去的思想——万恶淫为首；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亚当和夏娃不吃那个苹果，一点事都没有，上了魔鬼的当去吃苹果，他们也认为性是罪恶的。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西方文化是两个半苹果而来的：第一个苹果被亚当夏娃吃了，闯了祸，所以我们人类到如今那么痛苦。第二个苹果，启发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中国人吃了很多苹果都不晓得。另外半个苹果，是《木马屠城记》所表现的英雄思想。这是西方文化来自两个半苹果的笑话，当然这不是偶然说的。

西方与东方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哲学家则逃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孔子 他可以说是哲学家、宗教家 又是教育家

我认为现代观念的什么“家”什么“家”都可以给他加上。反正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他的封号最好——“大成至圣先师”我们不要跟外国人走 给他加上了一个“家”字 反而不是大成 而是小成了 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当。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孔子认为“关关雎鸠”男女之间的爱 老实讲也有“性非罪”的意思在其中。性的本身不是罪恶，性本身的冲动是天然的，理智虽教性不要冲动，结果生命有这个动力冲动了。不过性的行为如果不作理智的处理，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罪恶。大家试着研究一下，这个道理对不对？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只要生命存在 就一定有这个大欲。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 就是罪恶。孔子就是这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关雎乐而不淫。大家要注意这个“淫”字 现代都看成狭义的 仅指性行为 在古文中的“淫”字 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 淫者 过也 就是过度了。譬如说我们原定讲两小时的话，结果讲了两个半小时，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写道：“淫也”；又如雨下得太多了 就是“淫雨”。所以《关雎》“乐而不淫”就是不过分。中国人素来对于性、情及爱的处理 有一个原则的 就是所谓“发乎情 止乎礼”。拿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冲动，要在行为上止于礼。只要合理 就不会成为罪恶 所以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

但《关雎》这篇诗中 也有哀怨 我们看这一篇诗 很好玩的。虽然只有几个字，假使用现代文学来描写，就够露骨的了。它最后说：“求之不得 辗转反侧。”这个求 就是现在白话文的追呀！追呀！追不到的时候睡不着呀！睡不着还在床上翻来覆去打滚哩！但古文用“辗转反侧”四个字都形容尽了。可见这中间还有

哀怨 尽管哀怨 并不到伤感、悲观的程度。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情感的处理适中，合乎中道。

我对音乐是外行，但听到播放日本音乐，只要他一开口，听起来就使人有不胜哀戚之感，隐隐象征了这个海岛民族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现。不管它怎么变，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音乐 哀怨中有悲怆 悲怆中有哀怨。

重论诗教

中国上古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把宗教放在那么重要的地位，中国上古文化注重于诗的文学境界，它有宗教的情感，也具有哲学的情操，上古的诗，就包括了现在所讲的整个文艺在内。所以孔子告诉学生们，修养方面，多注重一下文学的修养，“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中国古代的文臣武将，在文学上都有基本修养。从正史上看，关羽就是研究《春秋》学的专家，岳飞等人，学问都是非常好的，都有他们文学的境界。退休的朋友们走这个路线是不错的，不然就去研究宗教，最怕是退休闲居的人，自己内心没有一点中心修养，除了工作以外就没有人生，很可怜，所以学一种艺术也可以，自己要有自己精神方面的天地，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孔子说：你们年轻人，何不学诗？

诗“可以兴”，兴就是排遣情感。人的情感有时候很痛苦，人生有许多烦恼，对父母、妻、儿、朋友都无法说的，如果自己有文学或艺术境界，再不然就写写毛笔字，乱画一阵，也把怨气画去了。绘画也好，诗词更好，所以诗可以兴。这个兴是兴致，就是一切感情的发挥。

“可以观”在诗的当中可以得到很多道理，得到很多启发。对自己的诗，也可以看出自己思想的路线与情绪。看一个人的作

品，大致上就可以断定作者的个性。说写字吧，过去就名为“心画”同样的毛笔，一万人写同样的字帖，写出来的都不同。所以中国人看毛笔字，可以知道写字者的个性，寿命的长短，前途的祸福。现在发现钢笔字、铅笔字一样可以看出人的个性。“观”就是这个道理，从作品中可以了解人。

“可以群”，也可以合群，自己调整心境。朋友之间、社会之间，可以敬业乐群而不孤立，所谓以文会友。

“可以怨”这很明显，有了文学的修养，可以发牢骚了，有时心里的苦闷没有办法发出来，压制在里面，慢慢变成病。脾气大的人、情绪不好的人，心里很多痛苦压制下去，往往得肝病、精神病。所以要修养。可是修养并不是压制，而是自己疏导，不能疏导也不行，人的牢骚往哪里发？会作诗就可以发牢骚了。有文学艺术修养，在文学艺术境界上可以把牢骚发泄掉。

“迩之事父”，近一点可以孝顺父母。怎样孝顺，有艺术修养，侍奉父母，则有乐观态度。

“远之事君”，远大一点可以对国家社会有贡献。

最后一句话，因为喜欢在文学方面多研究，喜欢诗词，就“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知识渊博了，等于学了现在的“博物”这一科，什么都知道了。我们要知道，孔子的时代，工具书是绝对没有的，就靠一些诗才知道。工具书从唐宋以后才有编辑；《辞源》、《辞海》是民国时代根据《渊鉴类函》、《佩文韵府》这些类书编的，例如汉代左思作《三都赋》，花了十年的时间，并非是文章难作，而是当时没有类书。所谓虫鱼鸟兽、人物等等资料难以收集，何况远在春秋时代。孔子当时所以特别提倡学诗，也是为了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

说到这里，可以介绍很多东西，就讲文学境界中诗的牢骚，随便举个例子 宋代爱国诗人陆放翁的诗 就有很多牢骚 对国家世事很多忧虑 爱国热情无法发挥 在他的诗集文集里 可以看到很多 岳飞的有限遗著中也有很多牢骚 再说文天祥的诗词中 也看到很多牢骚。不论古今中外 每个时代 人生的痛苦 尤其想有所贡献于国家社会的人，所遭遇的痛苦，比普通人更大更多 多半见之于诗词之中。辛弃疾 稼轩 有一阙有名的词 仅举半阙 就看出他有多少的痛苦与牢骚：“追往事 叹今吾 春风不染白髭须 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邻种树书。”这是下半阙。上半阙是描写他的生平，年轻时壮志凌云的气魄；这里则回想过去 感叹自己 现在老了 头发白了 胡须白了 再没有青春的气息，把自己的白发恢复年轻，回不去了。现在干什么呢？当时南宋不敢起用他 自己住在乡下 他写给南宋的报告 论政治、谈战略，好几篇大文章，如今没有用了，只好拿到隔壁邻居的老农家里，去换种瓜种菜的书。这里面岂没有牢骚？牢骚确是很大，可是他绝不掩盖自己心里的牢骚，他非常平淡，要我贡献就尽量贡献，不需要贡献则不贡献，是牢骚也非常平淡。因为他艺术文学的修养太高，把人生看得很平淡。像这些情感，他的诗词里太多了。看了以后就懂了人生，也懂了历史。古今中外一样，看通了人生，了解了人生 就会更加平淡、更愿贡献给社会。像辛弃疾的一生 所遭遇的打击太大了 照我们现在人的修养 可以造反了。这样一腔爱国的热忱 他带到南宋来的部队 却被解散了 他都受得了 能够淡然处之 虽然怨气填膺 但不像普通人一样动辄乱来 就因为他的目的只在贡献。现在我们举他这个例子 就是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道理。

发挥与寄托

“子曰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这是孔门教育、作学问的内容。第一个是“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兴于诗”的“兴”念去声读“兴趣”的“兴”。所兴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 如果压抑在内心 要变成病态心理，所以一定要发挥。情感最好的发挥是透过艺术与文学，诗即其

古代所谓的诗 就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古代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而且诗也就是文学的艺术。所以孔子说人的基本修养 要会诗。关于这一点我常想到 从事严肃工作的 如政治的、经济的，乃至于作医生的人要注意，我常常劝一些医生朋友学画。一个真正的名医，生活好可怜。我认为医生的太太都很伟大，医生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与上百病人接触 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 自己都要病了，尤其是精神科的医生。我对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开玩笑说：“你也差不多了。”荣民总医院一位精神科医生说：“你这话是对的。我当年做学生时，那位教我们的老师，看起来就像精神病的样子。精神科医生病人看多了 自然就变成精神病似的。”有人说官僚气，我说这没有什么稀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个样子，

习惯了；医生就是医生气，见到朋友说人血压高了；商人一定市侩气。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都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讲的职业病。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观点都惯于从这一角度出发。过去这种生活上的调剂就靠诗，以艺术的修养做调剂。所以过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诗也作得多，这绝不是他故意这么做，而是闲下来有许多感情无法发挥，只好寄托在这上面。所以孔子说“兴于诗”。例如王安石的诗与政治生活，几乎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但学艺术、学文学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谓“文人无行”。一般认为真正纯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儿郎当，恃才傲物，看不起人。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自古以来文人相轻，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以前有一个笑话，说有人作诗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跟我学文章。”说来说去，转了一个大弯，最后还是自己文章好。所以中和艺术的修养，就要“立于礼”。

我们一般人将学者文人连起来，事实上学者是学者，学术专家是学者；文人是文章写得好，不一定是学者。有些人文章写得好，如果和他讨论某一学问思想，如谈经济学、心理学等等，他就懂了。曾经有一次，各种专家学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闲谈，那位大文豪听得不大耐烦，就问科学家说：“你说电脑好，电脑会不会作诗？”使在座无人答话。当然那位科学家也不好怎么答，我出来代他答了，我说电脑也可以作诗，不过作得好不好是另一问题，“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诗。抗战期间的汽车常抛锚，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诗加以描写道：“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那也是诗。一个文人，光是文